

中國婦女小叢書



中國婦女社出版

農業戰綫上的婦女

中國婦女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解放后的農村婦女，不僅作了土地的主人，還成了農業戰綫上的模範或先進者。这里介紹了在農業生產合作社担負了各種工作的婦女，介紹了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故事，也介紹了在領導生產上曾犯過錯誤而重新站起來的人物，介紹了向農業社組織中的錯誤行為進行堅決鬥爭的事例。从这里可以具體看到：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一些先進的農村婦女在怎樣發揮她們的光和熱！

農業戰綫上的婦女

*

中國婦女社編輯出版（北京史家胡同十五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73 號

外文印刷 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007 · 787×1092 1/32 · 2 1/8 印張 44,000 字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30,000 冊 定價：0.20 元

目 錄

正副社長·····	刘培蘭(1)
姚鳳蘭怎样發揮了女社員的作用·····	田 流(8)
勇於改正錯誤的人·····	張錫智 郭清云(27)
在農業生產戰綫上發揮光和熱·····	陈鶴翔(34)
熱愛工作的人·····	伊心怡(42)
畜牧事業是个光荣的事業·····	李淑琴講 樞 平記(49)
办好“小銀行”·····	王在仁(53)
合作社會計員黎祖琴·····	孫 遲(56)
讚美之歌·····	村 路(60)

正副社長

刘培蘭

山上綠油油，
牛羊滿山溝，
耕地不用牛，
点灯不用油，
走路不小心，
蘋果碰腫頭。

山西省平順縣西溝鄉李順達農林牧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為了歌頌自己的幸福前途，編了這首樂觀而又充滿信心的歌謠。

西溝鄉，是個山溝，地塊零散，石厚土薄，耕作很費工，沒組織起來前，人們還不免是“糠菜半年糧”。一九五四年社里每畝地打的糧食，比戰前提高了百分之九十四點四。毛茸茸的羊羣，在樹林子里啃着青草。小羊的咩咩聲，好像也在讚美這山溝。住在這山溝的人們，再沒人說“萬物土上生，土少石厚，幹啥也不成”，而想搬到山下去住了。相反，自從一九五三年冬天，這裡宣傳了國家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羣眾明確了自己應走的道路，都要求入社，全社已由四十七戶增加到二百零三戶了。

社員們在勞動中看到了今天的成績，明天的幸福，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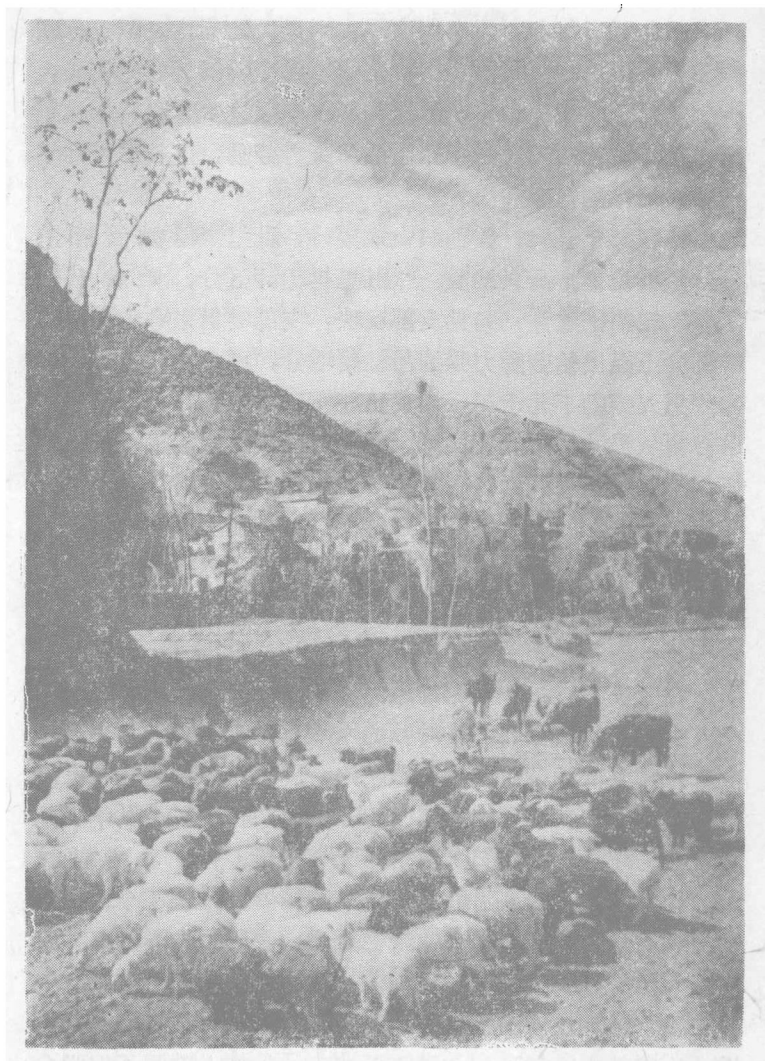


李 順 達

申 紀 蘭

感激地想：這是共產黨領導咱們走對了路；是鄉黨支部領導得好和鄉總支書記——社長李順達跟副社長申紀蘭團結得好的緣故。

合作社剛建立，李順達就反覆琢磨着黨對發動婦女參加農業生產的指示，他想到：“辦合作社不發動婦女參加生產，真好比車子缺了一個輪，寸步難行。”又想：“要想發動婦女，得選個好女社長才好。”他把這個意見提給黨支部，經支部會議討論，都認為申紀蘭很合適。後來在社員大會上，通過紀蘭為副社長。紀蘭當選後，李順達誠懇地對她說：“你把婦女工作搞好，我把全社工作搞好。你要多注意婦女有小孩、有月經不要過度勞動……要是婦女工作搞不好，全面工作也難搞好，那就等於‘半個羣眾觀點’。紀蘭有信心地說：“以後你多動嘴，我一定要幫助社完成各種計劃。”



李順達農林畜牧生產合作社

蔡壯田攝

一九五二年春天，李順達跟中國農民訪蘇代表團到蘇聯去參觀，臨去時對紀蘭說：“紀蘭，當個幹部要處處帶頭，大公無私。”紀蘭牢牢記着這句話。李順達到蘇聯後經常來信，告訴她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和英勇勞動，這就更增加了紀蘭對工作的信心和勇氣。

就在那年春天，發動婦女鋤麥時，社里老給婦女評五分，張雪花很不高興地說：“社里再給評五分，咱就不幹了。”紀蘭把這意見向黨支部反映，支部委員宋金山在社務幹部會上提出給勞動力強的呂桂蘭增分，可是多數男社員認為“男人勞動了几十年，婦女想一下子攆上還行？”後來，申紀蘭從男社員們的反映里，知道男社員之間記工也不够合理，她就建議全社舉行一次鋤苗大比賽。比賽後，社里實行了“三定”（定質、定量、定時），初步解決了記分不合理的問題。當李順達回國後，又向社里介紹了蘇聯集體農莊的“包工包產”經驗和男女莊員同工同酬的情況。這才進一步解決了社內合理記工的問題。

在勞動的過程中，紀蘭深深感到婦女沒有技術不單她們個人少掙分，最主要的是對社的增產有影響。她就和李順達商量，黨支部和李順達都很重視這個問題。李順達就在女社員會上鼓勵婦女學習生產技術。社里並實行了男教女學、互教互學的辦法，選派婦女技術員去學習農、林、牧各種技術。婦女們为了提高男社員教技術的積極性，編了個快板：

“男教女學是正經，提高技術把產增，我們技術學的好，全靠男人教得好。”男社員也編快板鼓勵婦女說：“男教女學是正當，提高技術多打糧，包產計劃能完成，多虧婦女把產增。”這就更鼓舞了婦女們學習技術的熱情。她們不但學會了拔苗、鋤苗、浸種、選種等技術，還學會了耙地、刨地

岸……个别体力好的妇女、还学会了犁地。

妇女们掌握了生产技术后，生产成绩不断提高，有些活比男人做的还好；但有些活，妇女因体力的限制不能胜任。纪兰发现这个问题，就主动向社里提出实行“男女合理分工”的办法，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此后，社里在包工包产时，就有计划地将适于妇女做的活包给妇女。去年春耕时，既要及时犁地，又要及时在荒山上播种，社里就分配男社员犁地，女社员由技术员带领进行播种。在荒山上，妇女们一边积极地干着，一边愉快地唱着：

带上干糧上山，上到山上喜洋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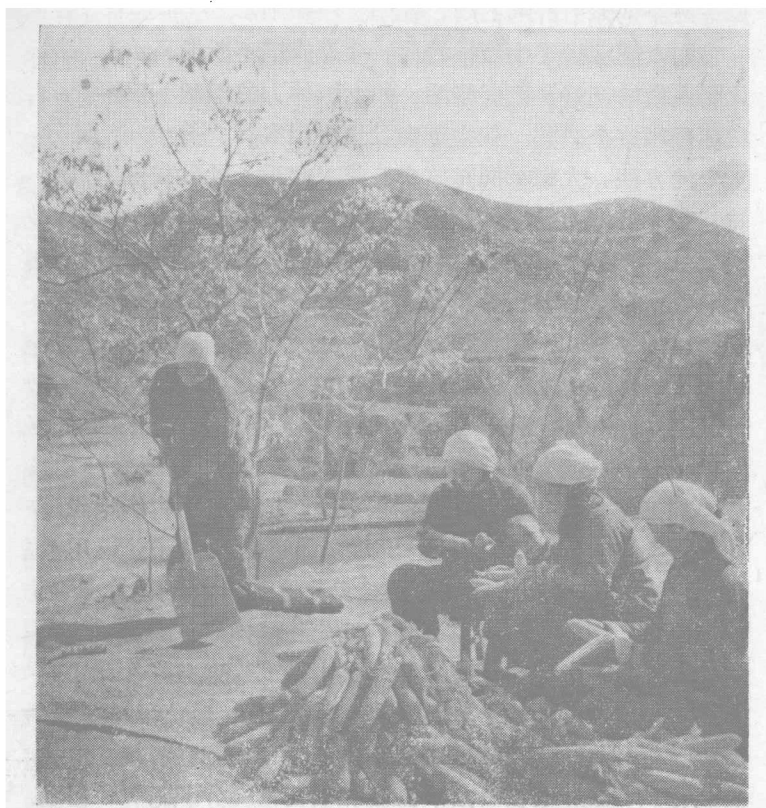
鋤頭山上叮當響，土地變了樣——

光溜溜的山頭上，穿上了新衣裳。

在工作中，纪兰很注意亲自带头，但李顺达告诉她說：

“光带头是不够的，还要善于团结、培养骨干分子，运用組織力量來推動工作。”纪兰也确实觉得光一个人，力量不够，因此，遇到什么困难问题，就先和积极分子商量。一九五二年冬天，社里的羊没草吃，加上羊工管理不好，死了一百多只小羊，纪兰深深记住了这个教训。去年夏天挂锄时，她就想应该乘这个时候多割些羊草，给羊准备好冬粮。但当时妇女们正都忙着做鞋底。她就和妇女积极分子研究，发动全社妇女，每人割三百斤羊草，一天就完成了任务。自从扩社后，除一般会议外，还规定每半月开一次妇女组长以上的干部会。在会上，大家汇报工作情况，研究问题；有时，纪兰还向大家讲应该怎样做好领导工作。现在全社共有一百零六个干部，其中就有四十九个妇女干部。

最初，李顺达和申纪兰商量的大都是妇女工作上的事，他为了进一步把纪兰培养成为能照顾全面的领导人，后来，



女社員們在剝离金皇后玉菱种籽。

蔡壯田攝

每遇到社內大事，就事先與紀蘭商量。紀蘭自己也深深体会到要当一个名符其实的“副社長”，必須能管理全社事务。今年春天擴社后，有一些社員出賣牲口，紀蘭發現了，就和李順達商量，提到社务幹部会上討論。会上决定一方面向社員進行教育；同時規定未賣牲口的戶，如有什么困难，可請求社內解决。这样就制止了出賣牲口。

李順達和申紀蘭不僅在工作上能團結、互助，而且在個人修養和學習上也都能互相鼓勵。李順達常對紀蘭說，“你聽到羣眾對我有什么意見，就提出來；我聽到羣眾對你有什么意見也提出來。這樣，咱們才能改正缺點，把社办好哩！”初建社時，李順達看見紀蘭碰了釘子就哭，他就對她說：

“當一個領導人，得經得起碰。羣眾說對了，就按羣眾意見辦；不對，也不能哭，總得度量才行。”以後，紀蘭就很少哭了，遇事敢大胆去做。去年秋收時，社里忙着種麥子，有一天，李順達在家里修理屋子，社員有些不滿，紀蘭把這情況告訴了順達。順達認識到這確是自己的不對，就馬上放下了修屋子的事去幹社里事了。李順達和申紀蘭都是到蘇聯參觀過的，他們看到蘇聯許多地方是值得學習的，可是因為文化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學習和吸收這些經驗。就是在平時工作的體驗中，他們也深深感到沒有文化的困難，他們共同感到不學習文化是趕不上社會發展的要求的。因此，李順達對申紀蘭說：“咱倆文化程度都低，要想办好社，應該加強學習。你比我年青些，學起來比我快。可是，我可不願落你後，以後咱們都要抓緊時間學習才對。”從此以後，李順達清早自學，申紀蘭晚上上民校學習。每次開會時，他們總要練習着記筆記。今年春天，紀蘭被選為縣、專區的學習模範。

一九五三年七月，申紀蘭由一個青年團員進一步成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了。羣眾對她的領導評語是：“嘴勤（善於對羣眾進行說服教育），腿勤（發動羣眾不惜跑腿），手勤（遇見工作帶頭去幹），事事實幹。”羣眾對申紀蘭這樣擁護，她從心里感謝黨的領導，也感謝鄉總支書記、社長——李順達對她正確的熱情的幫助。

（一九五四年第八號“新中國婦女”）

姚鳳蘭怎樣發揮了女社員的作用

田 流

—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我到山西解虞縣西張耿村時，正赶上農業生產合作社開會總結一年的生產工作。西張耿村農業生產合作社又獲得了空前的丰收：小麥每畝收穫一百九十四斤，比一九五三年增產四十九斤；棉花每畝收穫二百八十二斤多，比一九五三年增產六十一斤。因此，社員們的收入也大大地增加了。前年每個勞動日分到一万九千五百六十元的報酬，現在增加到三元。

散會後，我問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楊士俊同志，為什麼他們能得到這樣大的丰收時，他有趣地回答說：

“有像別處農業社得到豐收的那種原因；也有俺們社的具體原因。”他點燃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接着說：“那和別的農業社的共同原因，那就是經過總路綫學習後，社員們的覺悟提高了；加上今年在勞動組織，經營管理，農業技術……各方面都比去年有了進步，就使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更發揮出來了。”楊士俊一口氣說了這麼多原因，最後，他突然異常簡潔地結束道：“我們社豐產的具體原因嘛，就是因為婦女。”

“婦女？”



姚鳳蘭（右）和王秀英

“嗯，妇女”老楊肯定地点点头，“沒有妇女，我們社的生產万不能鬧的这样好。”

在我的請求下，老楊詳細地介紹了他們社的妇女工作。

“我們社共有一千七百九十二畝土地。但只有六十三個男勞動力。要不發動妇女參加生產，一個男勞動力平均耕種小三十畝土地，那怎么能種得過來呢？再說，我們这里是棉花作物区，一千七百九十二畝地，倒有六百八十六畝地是種棉花。棉花地費工，一畝棉花要用二十多個工，一畝麥地或是別的莊稼，只用六、七個工就够了。社里種这么多棉花，不發動妇女更不行了。

“嗨，我們社里妇女可頂了大事啦！全社八十個女社員，倒有七十多個經常參加社的勞動。

“你問女社員們作些什么活？那可多啦！選種揀種是婦女，九千多斤啊，都是她們揀選出來的；接着是藥劑拌種和點種，也是婦女配合着男人們幹的；為了保證棉花丰收，就要作到棉田等距密植，今年社里決定採用新聞苗法，又是婦女們包幹的。

“婦女作活，比咱們男人細緻。她們為了做到等距全苗，實行了三次定苗。在間苗時，還編出歌來唱：‘稠拔稀，雙拔單，距離要留一寸半（第一次定苗時）’；‘去病株，留好苗，等距密植要記牢’；‘不缺苗，不斷壟，棉花丰收有保證。’你看這歌編的多好，把新聞苗法的精神都說出來了。



棉花下種以前，經過精細的選種，這個活也全部由婦女來做。

“种棉花，田間管理最重要。我們社推廣了全國棉花丰產模範曲耀離的經驗，今年作到了‘四打’，有的地方还作到了‘五打’呢。这五打就是打葉芽，打强芽，打正頂，打旁頂，打大葉。实行五打，当然費工很大啦，可是要丰產，就得这样幹呀。除了技術股長王运昇作她們的技術指導以外，这又是妇女們包幹的。

“棉花这种作物是很嬌嫩的，常好鬧个災呀难的，要治虫防病害，我們社今年用噴粉器、噴霧器防治了三次，这又是妇女和男社員一塊作的。

“棉田里最繁重的勞動，要算摘棉花了。你得整天地弯腰背地爬在田里，才能把棉花一朵一朵地摘下來。今年我們社的六百八十六畝棉花，共收摘二十來万斤籽棉，都是妇女們摘回來的。

“要說妇女們在社的生產上淨起了哪些作用，一天也說不完。我告訴你一个数目字吧，今年，我們全社的總勞動日数是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一个，妇女們做了五千八百零五个，佔百分之四十还多。你看，妇女們在我們農業社里起了多大作用！

“去年，起初發動妇女下地生產時，有的男社員还說：‘費那事幹啥，妇女頂甚用！’現在，人們却說：‘可不敢小看妇女啦！’

“你問我們社里的妇女为什么勞動的这样好？主要是我們的女副社長姚鳳蘭同志的功劳。”楊士俊矜持地結束了他的談話，“要不，人們怎会把她叫做晉南的申紀蘭啊。”

二

同楊社長談过話后，我很想認識認識姚鳳蘭，可是一連

三天，我沒有能够見到她。

第一天，她到鄉總支去參加黨員大會去了。第二天一清早，舅舅家又把她接去了——舅家辦喜事哩。第三天吃罷早飯，我去找她，還是不在——到鄉里開人民代表會去了。只有鳳蘭的婆婆和公公在家。婆婆坐在炕沿邊抱着小孫女，公公站在地下拿着個彩色的紙煙盒逗着小孫女玩呢。鳳蘭婆婆見了我，就說：“真是，今天鳳蘭又沒空。快上炕坐坐吧。”

鳳蘭的小孩長的挺好，又白又胖，兩只黑亮黑亮的大眼睛，滴溜溜直轉，一會兒，虎頭虎腦地看着我；一會兒，又對着我笑，一點也不怕生。我一面逗着她玩，一面開玩笑地說。“鳳蘭當幹部，恐怕孩子也短不了參加會吧？”兩個老人都笑了。鳳蘭的婆婆更是特別高興地說：

“誰說不是呢，剛滿月，人們就選上鳳蘭當縣人民代表，到縣里開人民代表大會去了。我想她是顧得開會呀，還是顧得帶孩子呀，我就也跟到縣里給她抱孩子。誰想縣里又選上鳳蘭當省代表，我又跟着她們到了省里。”顯然，她以她有這樣一個好媳婦自豪，但又不好自己誇口，就把話頭轉到鳳蘭的小孩身上來了。“我這小孫女剛生下來，就讓我得上濟啦。我長了這麼大也沒出過村，跟着她我到了縣里，又上了省城太原府。”她把小孫女兩手舉起來，在她的小臉蛋上親了又親，幸福地說：“快長吧，長大了領着奶奶上北京看看去。”

本來我打算稍微坐坐就走的，兩個老人快樂的談話吸引了我；加上到村里來后就常聽人說，鳳蘭家是個民主和睦的新家庭，趁這個機會便和鳳蘭的公婆閒談起來。

“今年農業社丰收了，你們家能收入多少？”

“也收不了多少，今年我們沒多作下勞動日，”婆婆微微嘆息了一聲。但臉上却浮上了新的笑容。“正快麥收的時候，鳳蘭生娃，不光她不能下地了，我也得侍候月子。滿月以後，鳳蘭又去開會；到秋天鳳蘭能下地了，我想剛生過孩子不久，又是頭生，怕把她累着了，叫她在家帶娃我下地。鳳蘭說：‘媽，還是我下地吧，除了作活，我還要領導婦女呢。’我想，也是，就留下我看娃。一個羊是放，兩個羊也是放，我就對街坊鄰居說：把你們的娃留下我看，你們也下地吧。”

“你老倆有福啦，娶下這麼個好媳婦。”我讚美着，想叫公婆倆談談他們對鳳蘭的看法。“鳳蘭孝順吧？”

“嗯，乖！沒叫老人生過一點氣。”鳳蘭公公笑着說：“社裏的工作，地裏的活，家裏的針線，都作的妥妥貼貼的……。”

大概是婆婆嫌公公誇媳婦誇的忘了自己的身份；沒等他說完就搶着說：“我那兒也乖，在縣里糧食局工作，被評過三回工作模範啦，頭年又入了團。”

“說的是這哩，”老漢喘喘氣又把話頭搶過來了，“前兩年我這腦筋舊，覺着兒子好、媳婦好、光景也好，就心滿意足了。會也不願去開，工作也不願去作，老想吃點穿點多歇一會兒。鳳蘭開罷會、上罷民校回來，誰知她是有心啦還是故意的，總是給我們老倆講社會主義怎好怎好。講來講去，我一想也對，她媽就跟鳳蘭一塊上了民校，村裏的工作我也挑頭往前幹了。今年，黨支部看我思想有進步，叫我當了黨的宣傳員，她娘也認下兩千來字了。”老漢嘿嘿地笑了一陣，誇耀地說：“這都是俺鳳蘭的功勞。”

兩個老人都是很有趣的人，快到正午了，我才向他們告